

玩在唐朝

于左◎著



中華書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玩在唐朝

于左◎著



中華書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玩在唐朝/于左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8. 1

ISBN 978-7-101-05966-3

I. 玩… II. 于… III. 文娱活动-文化史-中国-唐代 IV. G249.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7055 号

书 名 玩在唐朝

著 者 于 左

责任编辑 刘胜利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100 千字

印 数 1—8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5966-3

定 价 26.00 元

序

闲得无聊时，一个人坐在电视前发呆，盯着屏幕上晃动的画面，有时候心中会生出一点疑惑：老祖宗们闲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用什么来打发时光？或者说他们玩什么？

我说的老祖宗，指的是生活在工业时代之前的人们。那时候声光电的东西还没有出现，他们没有电影可看，不能到网上聊天发帖子骂人，看不到意甲联赛的电视直播，不能到KTV包房里一秀歌喉……

扳扳手指头数一数，他们没有的东西真多，但毫无疑问，他们自有他们消遣娱乐的方式，他们有他们的玩意儿，花样儿比起我们今天毫不逊色。

于是坐下来翻看史书。凭着祖宗们留下的丰富的文字资料，加上我们从古墓里石窟里挖出来的文物，在此基础上稍加一点想像，应该能大致揣测出前人娱乐消遣的概貌。

但五千年的文明史太漫长，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时代作为样本。说选择其实有些多余，因为有一个朝代早已经自己跳进我的脑子里。

是的，那就是唐朝。不必再解释什么原因了，这是一个无法避开的朝代，一切都那么周全，那么合适，可以为它展开任何一个话题。

如此一来，这本书的名字也有了：“唐朝的休闲文化”、“唐朝人的娱乐”或者“唐朝玩意儿”等等。





我选的是一个端庄而惬意的名字：《玩在唐朝》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玩意儿”一词的解释是：①玩具。②指曲艺、杂技等，如大鼓、相声、双簧、魔术。③指东西，事物。

用“玩意儿”一词来指代唐朝的马球、蹴鞠、散乐百戏，指代双陆、樗蒲、围棋，强调的是它们的随意性、娱乐性和大众性。也因此，行文中尽量避免使用像“演出”、“项目”等等正式的字眼儿。

唐代人口众多，生活富庶，大部分的时间社会安定，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有闲阶层，各种娱乐方式，也就是各种玩意儿大行其道。

这些玩意儿有的承自先辈，有的由外邦传来，四处流传。其间经过糅合改进，或者变成一种新的样式，或者有了新的玩法和规矩。

复杂一点的玩意儿，像双陆、长行，像围棋和弹棋，玩起来需要用一些机巧，用具也相对高贵些，特别是弹棋，一个讲究的弹棋盘要用玉石琢磨而成，不是随便谁都能玩得起的。这也是弹棋逐渐消亡的重要原因。

总体来说，投壶、双陆、围棋和弹棋，是当时有闲阶层喜欢的玩意儿。

唐朝的皇上们大多与民同乐，在马球、蹴鞠、斗鸡上都堪称表率。像泼寒胡戏、拔河、百戏、角抵等带有广场表演性质的玩意儿都摆到宽敞的地方，百姓也可以上前观看。有时候围观的人太多，竟然会弄到场面失控的地步。

不但给百姓看，也给外邦番胡们看，借此向他们展示大唐天朝的威仪和气派。

和皇上相比，那些皇亲国戚们的闲暇时间更多，打发时间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，比如惊险刺激的马球，比如饮酒。

打马球首先要有精湛的骑术，要有一匹驯顺矫健的好马，要有应手的球杖，还要有一块像模像样的球场。虽然有摔死撞死的危险，权贵军将们依然乐此不疲，只因为这玩意儿实在太精彩太有趣。

权贵们喜欢玩的还有斗鸡和蹴鞠。比起昂贵的马球，这两样玩意儿的花费少了许多，尤其是蹴鞠，只要弄到一只圆球，随便找一块空地

就可以过过瘾。寻常百姓也都能玩得起，所以在长安街头能看到衣衫褴褛的少女混到一群小子中间玩蹴鞠，赤脚上套着一双木屐，一个大脚可以把球高高地踢到半空中去。

有闲的人最怕无聊，而官城里的宫女、官伎们偏偏把有闲和无聊都占全了。她们年纪轻轻，整日闷在高墙深院之中，呆看日出日落，一年到头都没有机会遇到那个男人。

诗人的诗句中说，宫女们玩蹴鞠、荡秋千、玩步打，似乎过得很逍遥，至于心中是否快乐，只有她们自己知道了。

和宫女们一样有闲的还有那些贵妇人。相比之下，她们可要自在得多。闲来下一下双陆或长行，玩一玩彩选；想要热闹的，还可以聚集亲朋喝酒，顺便在席边藏钩、射覆、行酒令，十分快活。

和贵妇人一样喜欢藏钩射覆的还有那些诗人们，也许他们正是那些贵妇人的座上嘉宾。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”李商隐的这首诗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生出的慨叹。

唐朝的诗人走到哪里，诗兴一发，就要把诗留在哪里，驿站、亭馆、客店、佛寺、道观，走到哪里写到哪里，随便找到一块粉墙，大笔一挥把诗题写上去，就算是发表了。

寺主店主们不愿让诗人们一遍一遍涂抹墙壁，却惹不起他们，只能预备下一些诗板，看他们要写诗便赶快送上一块诗板。

据说，这些诗板也是叶子戏的起源之一。

僧人道士们也有打发不尽的闲工夫，在敬佛炼丹之外，玩一玩投壶，下几盘围棋和弹棋，以此打发漫漫长日。那位很有名的辩才和尚就因为贪玩而大意，被唐太宗的使者偷走了珍贵的《兰亭序》。

种田人冬季农闲，偏偏白日又短，漫长的暗夜里只能坐在黑地里说瞎话；点得起灯油的，就可以凑到一起玩樗蒲。樗蒲的用具简单，玩起来呼卢喝雉的，十分畅快。不像弹棋那样尊贵，也不像投壶那样端正斯文。

喜欢樗蒲的还有市井中的闲汉，他们玩的时候大多要带一点儿彩





头，赢了就去胡姬的酒肆里喝酒调笑，输了也无妨，站在街边伸长脖子看一看傀儡戏，看看跑江湖的人吞刀、吐火、缘竿，也就把输钱的郁闷和烦恼忘干净了。

今天，唐朝人的快乐与唐朝人的烦恼离开我们同样遥远，而唐朝的玩意儿我们还可以依稀窥见其面目。

相隔千年，时代变了，玩意儿也变了。新的玩意儿不断出现，旧的玩意儿慢慢消失，成为古董。

有趣的驴鞠没有了。

把人冻得瑟瑟发抖的泼寒胡戏没有了。

天真烂漫的藏钩没有了。

雅正的投壶也没有了。

但生活的空隙处总有那么一些有趣的、让人们沉迷的东西来填充，缺一不可。

于是樗蒲变成了麻将和角子机。

双陆、长行变成了网络上的飞行棋。

蹴鞠的高手变成足球场上的名星，在踢各种级别的足球联赛。

跳绿腰和柘枝舞的舞伎们在忙着四处赶场，去为大牌歌星伴舞。

北里的乐伎们如今徘徊在星级酒店的大堂上，表演大面和参军戏的优伶们也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……

而少数几样延续至今的玩意儿，像马球、步打等，与唐朝时的面目已经大不相同，我们早把它们当成运动健身的竞技项目，交给专业的运动员去操持，我们自己则坐在远处做安静的看客。

有一点疑惑是：今天我们从游艺当中得到的乐趣，与唐朝人相比哪个更多一些？

世界的变化其实并不大，这让人欣慰，也让人悲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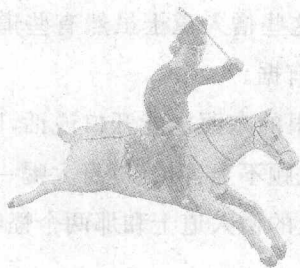
仔细思量，一千二三百年的时间，漫长却并不遥远……

目 录

□序	1
运木赌马戏双陆	1
神传鬼助下围棋	13
呼卢喝雉话樗蒲	27
走索冲狭呈百戏	38
蹀躞翩跹舞马行	53
花冠芥羽斗鸡狂	61
画舸竞渡争彩标	72
俳优傀儡弄参军	78
少年轻球戏争筹	88
鞠杖如刀马球场	97
驴鞠步打总相宜	111

目 录

寒食罗绮秋千架	122
相扑角抵莫逞强	127
斗力宜秋好拖钩	141
纵酒凉风且投壶	145
隔座送钩春酒暖	155
醉乡日月凭酒令	165
慢态繁姿舞绿腰	177
叶子彩选掷异生	185
琵琶羯鼓伴箜篌	195
曲江池畔丽人行	208
花僧俗讲唱平常	220
臂鹞擎鹰呼走犬	233



运木赌马戏双陆

唐文宗的时候，有一个姓张的秀才在洛阳陶化里借了一处空宅院，住在里面读书。

看起来这是一处很平常的宅院，里里外外并无异样之处，不过，张秀才住进去之后心中总有一种怪异的感觉。

一天深夜，张秀才正独自靠在枕上出神，突然看见堂中走出一群僧人和一群道士，高矮胖瘦都差不多，连模样也极相像。数一数不多不少，僧人和道士各有十五个。两下里在空地上排成六排，一个个神色端正。

张秀才见这些人举止怪异，吓得不敢做声，眯着眼睛装作睡觉。一会儿有两个东西从后面跑出来，每个上面都生着许多眼睛，在地上滚来滚去，“哗哗”作响。张秀才壮起胆子，偷眼细看，那两个东西上一共有二十一只眼睛，而且里面还有四只眼睛，闪闪发光。

与此同时，那三十个僧人道士在地上不停地走动，或东或西，或南或北，好不热闹。

张秀才看呆了眼。只见一个道士独自站在那边，一个僧人上前来打他一下，那道士突然不见了。众僧人道士来来往往，互相撞击，一会儿聚在一起，一会儿又四散开来。

正乱之间，忽然有人喊了一声“卓绝矣！”话音刚落，僧人道士们突然安静下来，不再四处走动了。



只听那两个多眼的东西说：“这些僧人道士虽然有些道行，不过全靠着你我，他们才能如此进退有据。”

张秀才在一旁听见这两个多眼的东西也能开口说话，明白自己是遇到了妖物。到这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害怕，挺身大喝一声，抓起身下的枕头拼命摔了过去。堂上的僧人道士和那两个怪物惊得四散奔走，一下子不见了。

天亮以后，张秀才在宅中四处搜寻，最后在壁角处找到一只旧口袋，打开一看，口袋里装着一对骰子和三十枚棋子，正好是一副完整的长行棋。



内人双陆图 唐

这是收录在《宣室志补遗》中的一个奇异的故事，作者是晚唐的张读。

那位张秀才在壁角里找到的长行棋，又有“双陆”、“波罗塞戏”、“握槊”等名称，是一种掷骰行棋的游戏。关于它的起源有种种说法，但有一点应该可以确定：它与天竺的博戏有一定的姻亲关系。

双陆在汉魏之际已经开始流行，隋唐时期则是双陆最盛行的时代。从史料上看，长行、双陆、握槊等名目交互出现，似乎又以双陆最常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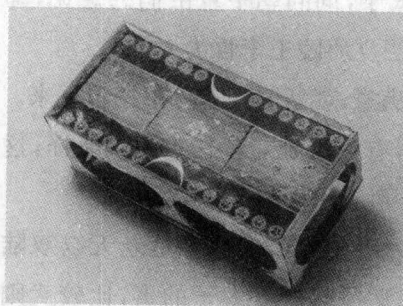
《五杂俎》中对这一点说得全面而具体：

双陆一名握槊，本胡戏也，云：“胡王有第一人得罪，将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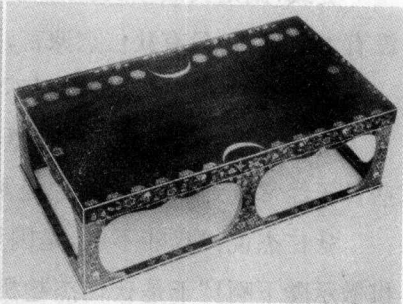
之，其弟于狱中为此戏以上，其意言孤则为人所击，以讽王也。”曰握槊者，象形也。曰双陆者，子随骰行，若得双六，则无不胜也。又名“长行”，又名“波罗塞戏”。

唐《国史补》中也说：“今之博戏，有长行最盛……其法生于握槊，变于双六。”可见，“长行”这个称呼的出现应当在握槊、双陆之后。

从史料的用语上也能证明这一点。《大业拾遗记》中记载：唐太宗的妹妹丹阳公主下嫁给武卫大将军薛万彻。这个薛万彻勇武强悍，可惜头脑太简单，太宗曾经评价说他一身的村气。



镶嵌螺钿双陆局 唐



紫檀木画双陆局 唐

丹阳公主也觉得这个驸马实在粗鄙，让她在人前很没有颜面，赌气不再理他。太宗听说此事后大笑，就在宫中安排酒宴，宴请众人。

席间，太宗特意把薛万彻招到近前来，让他陪自己下握槊，以自己腰间的佩刀为赌注。下棋之时，太宗故意输棋，然后摘下佩刀送给薛万彻。

如此一来，丹阳公主在众人面前挣足了面子，高高兴兴，也不让驸马爷骑马了，一把拉他进自己的车中，一起回府去了。

不过，待到唐高宗继位之后，这位战功累累的老驸马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永徽四年，薛万彻因谋反之罪被处死。

临刑之时，薛万彻大呼大叫，刽子手被吓得手软，一刀砍下去竟然没有砍死他。薛万彻冲刽子手怒斥道：“大点劲儿！”刽子手拼





命砍了三次才让他断了气。

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中记载：合州的巴川郡，也就是涪陵郡，在进奉宫廷的土贡当中就有双陆子。同为当地土贡的还有书筒、桃竹箬等物，说明此地特产竹子。据此来推断，其所贡献的双陆棋子极有可能是竹制的。

由一地常年向宫中供奉双陆棋子，也可看出这种棋艺在宫廷当中极为盛行。

在新旧《唐书》中，关于宫中玩双陆的记载有两处，两位玩主一位是武则天，另一位是中宗皇上的韦皇后。

史载，武则天欲立武三思为太子，询问朝中重臣们的意见，却没有人敢进言，只有狄仁杰谏言，当立庐陵王李哲为太子。

狄仁杰的话惹得武则天很不满意，就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下来。

晚年的武则天因此心事重重，有一天她对狄仁杰说：“奇怪，这些日子经常梦到下双陆，却总是不胜，不知是何道理？”

狄仁杰说：“双陆不胜，是因为手中无子。这可是老天以双陆棋做示陛下啊！”于是狄仁杰趁机又提起册立太子的事，比较武则天升天之后，武三思为太子和庐陵王为太子会有什么不同：“姑侄之间的亲情和母子之间亲情哪个更牢固？若立庐陵王为太子，那么陛下千秋之后会入宗庙，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；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，试想自古以来，哪有在宗祠中祭祀姑母的做法？”

狄仁杰的一番话说动了武则天，终于决定立李哲为太子，恢复李唐江山。

哪知道，狄仁杰力谏武则天立的这位太子李哲，在登基之后却是荒唐懦弱，任由韦皇后恃宠妄为。有一次，中宗皇上竟然请自己的表兄弟武三思到皇宫里去，坐到御床上和韦皇后一起下双陆，中宗皇上自己则守在一旁，亲自为皇后点数筹算，以此为乐，贻笑天下。

以上几则史料中，握槊出现的年代最早，与之相比，双陆要晚几十年，在此之后才有了“长行”的名目，如唐肃宗时的员外郎邢宇

在他的《握槊赋序》中所说：“握槊今人谓之长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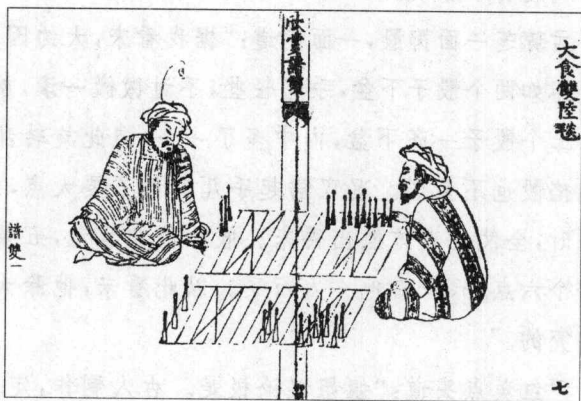
应当说，握槊、双陆和长行之间有着紧密的传承与演进的关系。大致的发展脉络是由握槊而双陆，最后演化成长行。

2
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，如果我们要从“双陆”、“长行”和“握槊”中挑选一个名称来指代这种棋，双陆还是最合适的一个。

在这里，我们就以双陆为例来谈论此类棋的行棋规则。

双陆的组成，有一副棋盘，黑黄棋子各十五枚，两只骰子，游戏者为二人，掷骰行棋，许多地方有些类似于今天网上流行的飞行棋。

双陆的棋子也叫“马”，分两色，各有十五枚，尖顶平底，形状类似于捣衣杵状，高约四五厘米。骰子为六面体，刻有一到六的数值，对局中使用两枚或三枚骰子。



谱双·大食双陆毯 宋

棋盘为长方形的木制盘，盘面上刻线，从左到右分出十二道格。

格分内外，有六道内格，六道外格，这也是双陆名称的一个源头。

对局的时候，双方各自从自己的内格部分出发，一个人顺时针行棋，另一个人逆时针行棋，分别经过己方的外格，转入对方的外





格,最后抵达对方的内格部分。

先将己方十二枚棋子全部走入对方内格的,就算在这一局中得胜。当然,取胜的规则并不如此单一,像《五杂俎》中就说:

其法以先归官为胜,亦有任人打子,布满他官,使之无所归者,谓之“无梁”,不成则反负矣。其胜负全在骰子,而行止之间,贵善用之。

清代李汝珍的《镜花缘》中写到了双陆,虽然年代上有很大的差别,但对我们理解唐时双陆的玩法有很大的启发。

……话说紫芝惧怕玉蟾,连忙走开,来到双陆那桌。只见戴琼英同孟琼芝对局,掌红珠、邵红英、洛红蕖、尹红萸在旁观局。

掌红珠道:“当日双陆不知为何要用三骰。与其掷出除去一个,何不就用两个,岂不简便?妹子屡次问人,都不知道。其中一定有个缘故。”

孟琼芝一面掷骰,一面笑道:“据我看来,大约因为杜弊而设。即如两个骰子下盆,手略轻些,不过微微一滚,旋即不动;至于三个骰子一齐下盆,内中多了一个,彼此旋转乱碰,就让善能掐骰也不灵了。况双陆起手几掷虽不要大点,到了后来要冤时,全仗大点方能出得来。假如他在我盘,五梁已成,我不掷个六点,只好看他一人行了。以此看来,他除大算小,最有讲究的。”

尹红萸点头道:“姐姐议论极是。古人制作,定是这个意思。我还听见人说,双陆是为手足而设。不知是何寓意?”

戴琼英道:“他是劝人手足和睦之意,所以到了两个、三个连在一处,就算一梁,别人就不能动;设若放单不能成梁,别人行时,如不遇见则已,倘或遇见,就被打下。即如手足同心合意,别人焉能前来欺侮;若各存意见,不能和睦,是自己先孤了,别人安得不乘虚而入?总要几个连在一处成了梁,就不怕人打了。这个就是‘外御其侮’一个意思。”

洛红蕖道：“可见古人一举一动，莫不令人归于正道，就是游戏之中，也都寓着劝世之意。无如世人只知贪图好玩，那晓其中却有这个道理。”

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：一是关于“梁”的概念。从戴琼英的话中可以知道，行棋时若遇见对方的孤子，就可以将其“打下”。但这个打下究竟是打回起点，还是打入某个特定的区域、暂时被冻结？不得而知。《宣室志补遗》中那个独自站立的道士就是被打下了，故事中只说道士被和尚打一下，立刻不见了，没有交待他的下落。

于是，为了避免被打下，行棋时要尽量保持两个以上的棋子连在一起，也即结成为“梁”。

二是掷骰子。双陆中只用两只骰子，可对局当中每次要掷三只骰子，然后将点数最高的那只骰子忽略不计，只算另外两只骰子的点数，以防备有人在骰子上做文章。这一点设置很巧妙，可见古人在玩时也极为认真讲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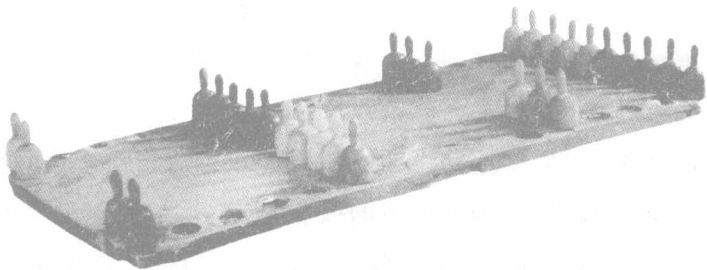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点，孟琼芝说“况双陆起手几掷虽不要大点，到了后来要冤时，全仗大点方能出得来”。这里所说的“冤”，是一种很有趣的局面，我们留到后面再来谈它。

钱稻孙的《日本双陆考》一文，详细介绍了日本古时的双陆形制。而日本古代双陆是唐朝时从中国引入，文中内附的双陆棋局正好帮助我们理解唐时双陆的行棋规则。

……十二格分内六外六，皆谓之地；俱相对。内六地通常有文，盖《谱双》所谓门。或亦无之，俾随地定内外阵……二人对局，一人以右为内，一人则以左为内；行马俱由此内阵出，历外阵而入人之内阵。马谓之驹……视采行马，分行为本；例如得采为四与六，则一马行四地，又一马行六地。必无可分行，乃行一马四地，再行六地；或先六后四。

行棋时，依所掷骰子的点数行棋，骰子为几点，可以向前行进几格，也就是几“地”。因为是两只骰子，所以可以分别将两枚棋向前行进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只将一枚棋子前行。





髹漆木质双陆局 辽

双方棋子相向而行，必然有相遇的时候，如果对方是单棋，就可以将其“打下”，若已经结成了梁，可保无虞。钱稻孙的文章中，称被打下为“被切”。

盖孤驹有被切之虞，敌众有莫入之患。一地有敌二驹，则敌众而不敢入；孤驹独居一地，敌至辄被切。切之言犹打。

为避免被打下，一要靠掷骰子时的手气，二要精于算计——掷出两个骰子数之后选择哪枚棋子前行、依哪只骰子的点数前行，才能使自己的棋子结成梁，或者避开对方的梁，必须仔细筹画。

钱文中也谈到被切之后的处置：“被切则置之沟中，得采还归己之内阵。还阵必得其间；已有二驹，无论敌我，辄不得还。”

被切被打之后，棋子要先放入沟中，等到下一次轮到自己掷骰子行棋时，才能从沟里脱身出来，重新回到自己的内格中去，回归的具体位置要依骰子的点数而定，必须落到一个空处才行，如果那个格里已经有两枚棋子，无论那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，都不能落脚，只能继续留在沟中，等待下一次机会。

如此行进下去，直到某一方将自己的棋子走入对方的内格部分，每一格上都有两枚棋子，就算胜了这盘棋。

内格部分有六格，每格二子，只要十二枚棋子便可占满获胜。

双方各有十五子，实际只需要十二子到达对方内格即可，给游戏者更大的发挥空间，取舍之间自然增加了偶然性和趣味性。

“梁”和“被打”的存在，加大了进退的幅度，使胜负可以在瞬间转化，小小棋局引出大悲大喜，其中况味着实令人迷恋。